

T 2511

824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カ
ル
ミ

列傳第七十

通志一百五十一

後周

陸騰

周惠達

馮景

蘇綽弟椿

盧辯弟光

韋孝寬子總
兄曼

韋瑱

柳蚪蚪弟子帶
蚪弟慶

寇雋

長孫儉

長孫紹遠弟澄

盧柔

裴俠

裴寬寬弟漢



裴果

裴文舉

崔猷

崔士謙

弟說

李昶

鄭道邕

鄭偉

司馬裔

司馬消難

薛端

弟裕

薛善

弟慎

薛實

薛澄

陸騰字顯聖代人魏東平王侯玄孫也父旭魏太和
 徵拜中書博士稍遷散騎常侍頗明易緯侯之學知天
 下將亂隱於太行山屢徵不起卒騰慷慨有大節從爾
 朱榮平葛榮以功賜爵清河縣伯稍遷通直散騎常侍
 及魏孝武西遷騰時使青州遂沒於鄴更魏拜征西將
 軍陽城鎮將大統九年大軍東討陽城騰拒守月餘城
 陷被執文帝釋而禮之問其東間消息騰盛論東州人
 物又叙述時事辭理抑揚文帝笑曰卿真不背本也即
 拜帳內大都督未幾除太子庶子遷武衛將軍騰既為

文帝所知思欲立功不願內職及安康賊黃衆寶等作亂結連漢中衆數萬人攻圍東梁州城中糧盡詔騰率軍自子午谷以援之與戰大破之軍還拜龍州刺史文帝謂騰曰今欲通江由路直出南秦卿宜善思經略騰曰臨機制變未敢預陳文帝曰此是卿取柱國之日卿其勉之即解所服金帶賜之州人李廣嗣李武等據險歷政不能制騰造飛梯夜襲破之執廣嗣等於鼓下其黨有任公忻圍逼州城請免廣嗣及武即散兵請罪騰將士曰吾不殺廣嗣等可謂墮軍實而長寇讎即斬

黃嗣及武以首示之於是出兵奮擊盡獲之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轉江州刺史進爵上庸縣公陵州木籠獠恃險暴橫每行抄劫詔騰討之獠既因山爲城攻之未可拔騰遂於城下多設聲樂及諸雜妓示無戰心諸賊累棄其兵仗或攜妻子臨城觀樂騰知其無備遂密縱兵奮擊諸賊惶懼不知所爲盡破之斬首萬級俘獲五千人明帝初陵眉戎等八州夷夏並反衆數萬人攻破郡縣騰討平之武成元年詔騰入朝明帝面勅之曰益州險遠非親勿居故令齊公憲作鎮卿文武

之備已著遐邇兵馬鎮防皆當委卿統攝於是徙爲隆
州刺史隨憲入蜀及趙公招代憲復請留之遷隆州總
管領刺史保定二年資州石磐人反殺郡守據險自守
州軍不能制騰率軍討擊盡破斬之蠻獠互反所在蜂
起山路險阻難得掩襲騰遂量山川形勢隨便開道蠻
獠畏威承風請服所開之路多得古銘並是諸葛亮桓
溫舊道是年鐵山獠抄斷內江路驛使不通騰乃進軍
討之出其不意一日下其三城招納降附者二萬戶帝以
騰母在齊未令東討適有其親屬自齊還朝者晉公護

奉令僞告騰云齊爲無道已誅公家母兄並從塗炭蓋
欲發其怒也騰乃發哀泣血志在復讎四年齊公憲與
晉公護東征請騰爲副趙公招時在蜀復欲留之晉公
護與招書曰今朝廷令齊公埽除河洛欲與此人同行
汝彼無事且宜借吾也於是命騰馳傳還朝副憲東討
天和初信州蠻蠻據江硤反叛連結二千餘里自稱王
侯詔騰討之騰先趣益州募驍勇具樓船沿江而下軍
至湯谷分道奮擊所向摧破乃築京觀以旌武功涪陵
郡守蘭休祖據地方二千里阻兵爲亂復詔騰討之按

其魚令城又破銅槃等七柵騰自在龍州至是前後破
平諸賊凡賞得奴婢八百口馬牛稱是於是巴蜀悉定
詔令樹碑紀績焉四年遷江陵總管陳遣其將章昭達
圍江陵衛王直聞有陳寇遣大將軍趙閭李遷哲等率
步騎赴之並受騰節度時遷哲等守外城陳將程文季
雷道勤夜來掩襲遷哲等驚亂不能抗禦騰夜遣開門
奮擊大破之陳人奔潰道勤中流矢而斃陳人決龍川
寧朔隄水灌江陵城騰親率將士戰於西隄破之陳人
乃遁六年進位柱國爵上庸郡公建德二年徵拜大司

空尋出爲涇州總管宣政元年冬薨於京師贈太尉公
謚曰定子玄嗣玄字士鑿入關時年七歲仕齊爲奉朝
請成平縣令齊平武帝見玄特加勞勉即拜地官府都
上士大象末爲隋文帝相府外兵參軍玄弟融字士顯
最知名少歷顯職大象末位至大將軍定陵縣公

周惠達字懷文章武文安人也父信歷樂鄉平舒成平
三縣令皆以廉能見稱惠達幼有節操好讀書美容貌
魏齊王蕭寶夤爲瀛州刺史召惠達及河間馮景同在
閣下甚禮之及寶夤入朝惠達隨入洛陽寶夤西征惠

達復隨入關寶實除雍州刺史令惠達使洛陽未還而
寶實謀反聞於京師以惠達是其行人將執之惠達乃
私馳還至潼關遇大使揚侃侃謂曰何故入虎口惠達
曰蕭王必為左右所誤今往庶其改圖及至寶實反形
已露不可彌縫遂用惠達為光祿勳中書舍人寶實既
敗唯惠達等數人從之寶實語惠達曰人生富貴左右
咸言盡節及遭厄難乃知歲寒也賀拔岳為關中大行
臺惠達為岳府府屬岳為侯莫陳悅所害惠達遁入漢
陽之積麥崖悅平歸於文帝文帝復以為府司馬便委

任焉文帝為大將軍大行臺以惠達為行臺尚書大將
軍府司馬封文安縣子文帝出鎮華州留惠達知後事
時既承喪亂庶事多闕惠達營造戎仗儲積倉糧簡閱
士馬以濟軍國之務甚為朝廷所稱後拜中書令進爵
為公大統四年兼尚書右僕射其年文帝與魏文帝東
討令惠達輔魏太子居守總留臺事及芒山失律人情
駭動趙青雀據長安子城反惠達奉太子出渭橋北以
禦之軍還青雀等誅拜吏部尚書父之復為右僕射自
關右草創禮樂缺然惠達與禮官損益舊章是以儀軌

稍備魏文帝因朝奏樂顧謂惠達曰此卿功也惠達雖
居顯職性謙退善下人盡心勤公愛拔良士以此皆敬
而附之薨子題嗣隋開皇初以惠達著績前代追封蕭
國公

馮景字長明河間武垣人也父傑為伏與令景少與周
惠達交俱以客從蕭寶夤寶夤後為尚書右僕射引景
尚書都令史正光中寶夤為關西大行臺景又為行
都令史及寶夤敗還長安或議歸罪闕下或言留州
景曰擁兵不還此罪將大寶夤不從遂反及寶夤

平景方得還洛朝廷聞景有諫言故不罪之後事賀拔
岳為行臺郎岳使景詣齊神武察其行事神武聞岳使
至甚有喜色問曰賀拔公詎憶吾邪與景歃血託岳為
兄弟景還以狀報岳岳曰此姦有餘而實不足自古王
臣無私盟者也吾料之熟矣岳北合費也頭東引統豆
陵伊利西總侯莫陳悅河州刺史梁景叡及酋渠為盟
誓共會平涼移軍東下懼有專任之嫌使景啟孝武帝
帝甚悅又為岳大都督府從事中郎侯莫陳悅平文帝
使景於京師告捷帝有西遷意因問關中事勢景勸帝

西遷後以迎孝武功封高陽縣伯除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大統初詔行涇州事卒於官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魏侍中則之九世孫也累世二千石父協武功郡守綽少好學博覽羣書尤善算術從兄讓爲汾州刺史文帝餞于都門外臨別謂曰卿家子弟之中誰可任用者讓因薦綽文帝乃召爲行臺郎中在官歲餘未見知然諸曹疑事皆詢於綽而後定所行公文綽又爲之條式臺中咸稱其能文帝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召綽以告其事綽即

爲量定惠達入呈文帝稱善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以綽對因稱其有王佐之才文帝曰吾亦聞之久矣尋除著作佐郎屬文帝與公卿往昆明池觀魚行至城西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綽博物多通請問之乃召綽問具以狀對文帝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既有口辯應對如流文帝益嘉之乃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施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政道文帝卧而聽之綽於是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文帝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

不厭詰朝乃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
即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
按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大統三年齊神武
三道入寇諸將咸欲分兵禦之獨綽意與文帝同遂併
力拒竇泰擒之於潼關封美陽縣伯十一年授大行臺
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文帝方欲革易時政務行
疆國富民之道故綽得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負置
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爲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
一先脩心曰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

論其尊貴並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代帝王每稱共治天下
者唯良守宰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治民之
本莫若守宰之最重也凡治民之體當先治己心心者一
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靜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
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既亂則一身不能自
治安能治人也是以治民之要在於清心而已夫所謂清
心者非不貪貨財之謂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
志靜則邪僻之慮無自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
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人則彼下人孰不

從化是以稱治民之本先在治心其次又在治身凡人
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
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
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脩而欲百姓脩行
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為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
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
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
者以訓其人是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
自見而自興行矣其一敦教化曰天地之性唯人爲貴
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石不同禽獸故貴
之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樸者則質直化於
澆僞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淳和之
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自古安危興亡
無不皆由所化也然世道雕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
二十載人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教化唯刑罰是用
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弭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凡百
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反比年稍登稔
徭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脩矣凡諸牧守令長各

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者貴能扇之以淳風
浸之以大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豐豐日
遷於善邪僞之心嗜慾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
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人慈愛教之以仁
順使人和睦教之以禮義使人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
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既備則王道
成矣此之謂教也先王之所以移風易俗還淳反素垂
拱而臨天下以至於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謂要道也
其二盡地利曰人生天地之間衣食為命食不足則飢
衣不足則寒飢寒切體而欲使人興行禮讓者此猶逆
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王知其若此先足其
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由於地利盡地
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
而已人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得盡其力諸
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勅部人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
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
須理麥秋在野螽蟴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
女併功若揚湯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可使農夫不失

其業驚婦得就其功若游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
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勤
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
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月也若失其一時
則穀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
受其飢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三時不
務省事而令人廢農者是則絕人之命驅以就死然單
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
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人種桑植果藝蔬菜脩其園

圃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爲政不
欲過碎碎則人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人怠善爲政
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
優優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其四擢賢
良曰天生蒸黎不能自化故必立君以理之人君不能
獨理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自帝王下及列國置臣得賢
則安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今刺史
縣令悉有僚吏皆佐助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
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夫但取門

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並不問志行夫門
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外
之末材不廢性行之澆偽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
策騏驎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
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
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爲人寶也若刀筆之中
而得澆偽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充榱椽之
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任得人苟得其人自
可起厮養而爲卿相則伊尹傳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
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
封而況於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官人之道可見矣凡
所求材藝者爲其可以理人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爲本
者必以材而爲理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偽爲本者將因
其官而亂也何致化之可得乎是故將來材藝必先擇
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則去之而今擇人者多
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思也非適理之論所
以然者古人有言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命
不擢才於后土常引一世之人理一世之務故殷周不

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授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云無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雋今之智効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雋之士也但能勤而審之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人無多少皆足化矣孰云無賢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百三
奚之飯牛甯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竒士也於是後世稱之不容於口彼瓌瑋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況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少至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也若識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擇得賢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則天下之

理何向而不可成也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人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人濁清濁之由在於官之煩省案今吏負其數不少昔人殷事廣尚能克濟況今戶口減耗依負而置猶以爲少如聞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人甚爲無理諸如此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理人之

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賢與不肖別矣率此以求則庶無愆悔矣其五恤獄訟曰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爲善情則爲惡善惡旣分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怨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而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者欲使察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根源先之以五聽參之以徵驗妙覩情狀窮鑿隱伏使姦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加

刑輕重皆當舍過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
禮律無不由盡人心而遠明大教使獲罪者如歸此則
善之上者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識推理求
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
念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後考訊以法不苛不
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
其次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殘暴同人木石專用捶楚巧
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弱者乃無罪而被罰有如此者
斯則下矣非共理所寄今之宰守當勤於中科而慕其
上善如下條則刑所不赦又當深思遠大念存德教
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寧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淫
明必不得中寧濫捨有罪不謬害善人也今之從政者
則不然深文巧劾寧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
然者非皆好殺人也但云爲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
有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人者天地之
貴物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
遂陷刑戮者將恐往往而有是以自古已來設五聽三
宥之法著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人甚也凡伐木殺草

田獵不順尚違時令而虧帝道況刑罰不中濫害善人
寧不傷天心犯和氣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
萬物阜安蒼生悅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
道爲之傾覆正謂此也凡百宰守可無慎乎若深姦巨
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爲背道殺一利百
以清王化重刑可也識此二途則刑政盡矣其六均賦
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
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三五以來皆有征
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寇逆未平軍國費

廣雖未皇減省以卹人瘼然宜令平均使下無怨于上
者不舍豪彊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此之謂均
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均不易紡紝織
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豫營
理絹鄉先事織紝麻土早脩紡績及時而備至時而輸
故王賦獲供下人無困如其不豫勸戒臨時迫切復恐
稽緩以爲已過捶朴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
利有者從之貴愛無者與之舉息輸稅之人於是弊矣
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

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民悅若
檢理無方則吏姦而人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
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彊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
懷如此不存卹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文帝甚重之
常置諸坐右又令百司背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
及計帳者不得居官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為浮華遂以
成俗文帝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縛為
大誥奏行之其詞曰唯中興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
咸會於王庭柱國老幼洎羣公列將莫不來朝時乃大稽

百憲敷于庶邦用綏我王度皇帝若曰昔堯命羲和允
釐百工舜命九官庶績咸熙武丁命說克號高宗時休
哉朕其欽若格爾有位胥暨我太祖之庭朕將丕命汝
以厥官六月丁巳皇帝朝格於太廟凡厥具僚罔不在
位皇帝若曰咨我元輔群公列將百辟卿士庶尹御事
朕唯寅敷祖宗之靈命稽于先王之典訓以大誥于爾
在位昔我太祖神皇肇膺明命以創我皇基烈祖景宗
廓開四表底定武功暨乎文祖誕敷文德龔惟孝武不
寶其舊自時厥後陵夷之弊用興太難于彼東土則我

黎庶咸墜塗炭惟台一人纘戎下武夙夜祇畏若涉大
川罔識攸濟是用稽於帝典揆於王度拯我民瘼惟彼
哲王示我通訓曰天生黎蒸罔克自乂上帝降鑒敷聖
植元后以乂之時惟元后弗克獨乂博求明德命百辟
羣吏以佐之肆天之命辟辟之命官惟以恤人弗惟逸
豫辟惟元首黎元惟趾股肱惟弼上下一體各勤攸司
茲用克臻於皇極故皇其彝訓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
厥臣政乃乂今台一人膺天之嘏既陟元后股肱百辟
乂服我國家之命罔不咸守厥職嗟后弗艱厥后臣弗

艱厥臣政於何弗繹嗚呼艱哉凡爾在位其敬聽命皇
帝若曰柱國唯四海之不造載繇二紀我太祖烈祖之
用命用錫我以元輔國家將墜公惟棟梁皇之弗極公
惟作相百揆僉度公惟大錄公其允文允武克明克乂
迪七德敷九功龕暴除亂下綏我蒼生傍施于九正若
伊之在商周之有呂說之相丁用保無彊之祚皇帝若
曰羣公太宰太尉司徒司空惟公作朕鼎足以弼于朕
躬宰惟天官克諧六職尉惟司武武在止戈徒惟司衆
敬敷五教空惟司土利用厚生惟時三事若三階之在

天惟茲四輔若四時之成歲天工人其代諸皇帝若曰
列將汝惟鷹揚作朕爪牙寇賊姦究蠻夷猾夏汝徂征
綏之以惠董之以威刑其無刑萬邦咸寧俾八表之內
莫違朕命時汝功皇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民
父母人惟不勝其飢故先王重農不勝其寒故先王貴
女工人之不率於孝慈則骨肉之恩薄弗惇於禮讓則
爭奪之萌生惟茲六物實為教本嗚呼為上克寬寬則
人怠齊之以禮不剛不柔稽極於道皇帝若曰卿士庶
尹凡百御事土省惟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

歲月日時罔易其度百憲咸貞庶績其凝嗚呼惟若王
官陶鈞萬國若天之有斗斟元氣酌陰陽弗失其和蒼
生求賴恃其序萬物以傷時惟艱哉皇帝若曰惟天地
之道一陰一陽禮俗之變一文一質爰自三五以迄於
茲匪惟相革惟其救弊匪惟相襲惟其可久唯我有魏
承乎周之末流接秦漢遺弊襲魏晉之華誕五代澆風
困而未革將以穆俗興化庸可暨乎嗟我公輔庶僚列
辟朕惟否德其一朕心力祇慎厥艱克遵前王之丕顯
休烈弗敢怠荒咨爾在位亦叶于朕心惇德允元惟厥

是務克損厥華即厥實背厥偽崇厥誠勿僞勿忘一
乎三代之彝典歸於道德仁義用保我祖宗之丕命荷
天之休克綏我萬方永康我黎庶戒之哉朕言不再柱
國泰洎庶僚百辟拜手稽首曰竄聰明作元后元后作
民父母惟三五之王率繇此道用臻於刑指自時厥後
歷千載未聞惟帝念功將反叔世逖致於雍熙庸錫降
丕命于我羣臣博哉王言非言之難行之實難臣聞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商書曰終始惟一德乃日新惟帝敬
厥始慎厥終以躋日新之德則我羣臣敢不夙夜對揚

休命惟茲大誼未光於四表以邁種德俾九域幽遐咸
昭奉元后之明訓率遷於道永膺無疆之休帝曰欽哉
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綽性儉素不事產業家無餘
財以海內未平常以天下爲己任博求賢俊共弘政道
凡所薦達皆至大官文帝推心委任而無間言或出遊
嘗預署空紙以授綽若須有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啓
知而已綽常謂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
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思勞
倦遂成氣疾十二年卒於位年四十九文帝痛惜之哀

動左右及將葬乃謂公卿曰蘇尚書平生謙約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其厚加贈謚又乖宿昔相知之道進退惟谷孤有疑焉尚書令史麻瑤越次而進曰昔晏子齊之賢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遣車一乘齊侯不奪其志綽既操履清白謙挹自居愚謂宜從儉約以彰其美文帝曰善因薦瑤於朝廷及綽歸葬武功惟載以布車一乘文帝與羣公步送出同州郭門外文帝親於車後酌酒而言曰尚書平生為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

欲共定天下不幸遂捨吾去奈何舉聲一慟不覺卮墜於手至葬日又遣使祭以太牢文帝自為其文綽又著佛性論七經論並行於世明帝二年以綽配太祖廟庭子威嗣威隋史有傳綽弟椿字令欽性廉慎沈勇有決斷魏正光中關右賊亂椿應募討之受邊寇將軍以功累遷中散大夫賜爵美陽子大統初拜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賜姓賀蘭氏後除都督行弘農郡事椿當官疆濟特為文帝所知十四年置黨州鄉師自非鄉望允當衆心不得預焉乃令驛追椿領鄉兵其年被槃頭氏

有功除散騎常侍加大都督十六年征隨郡
功郡守既為本邑以清儉自居小大之政必
爵為侯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

嗣

盧辯字景宣范陽涿人累世儒學父靜魏太常丞辯少
好學博通經籍正光初舉秀才為大學博士以大戴禮
未有解詁辯乃注之其兄景裕為當時碩儒謂辯曰昔
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纂前脩矣侍中辯叔父同
也節閔帝立除中書舍人屬齊神武起兵信都既破爾

朱氏遂鼓行指洛節閔遣辯持節勞之於鄴神武令辯
見其所奉中興主辯抗節不從神武怒曰我舉大義誅
羣醜車駕在此誰遣爾來辯抗言酬答守節不撓神武
異之捨而不逼孝武即位以辯為廣平王贊師永熙二
年平等浮屠成孝武會萬僧於寺石佛低舉其頭終日
乃止帝禮拜之辯曰石立社移自古有此陛下何怪及
帝入關事起倉卒辯不及至家單馬而從或問辯曰得
辭家不辯曰門外之道以義斷恩復何辭也帝至長安
封范陽縣公授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加本州大中正

文帝以辯有儒術甚禮之朝廷大議常召顧問遷太子少保領國子祭酒趙青雀之亂魏太子出居渭北辯時隨從亦不告家人其執志敢決皆此類也尋除太常卿太子少傅魏太子及諸王等皆行東脩之禮受業於辯進爵范陽郡公轉少師自魏末離亂孝武西遷朝儀湮墜于時朝廷憲章乘輿法服金石律呂晷刻渾儀咸令辯因時制宜皆合軌度多依古禮性彊記默識能斷大事凡所創制處之不疑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累遷尚書令及六官建爲師氏中大夫明帝即位遷小

宗伯進位大將軍帝嘗與諸公幸其第儒者榮之出爲宜州刺史以患不之部薨諡曰獻配食太祖廟庭子慎嗣位復州刺史慎弟詮性趨捷善騎射位儀同三司隋開皇初以辯前代名德追封沈國公初文帝欲行周官命蘇綽專掌其事未幾而綽卒乃令辯成之於是依周禮建六官革漢魏之法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六卿之外置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是曰三孤時未建東宮其太子官負改創未畢尋又改典命爲大司禮置中大夫自茲厥後世有損益武成元年增御正四人位上大

夫保定四年改宗伯為納言禮部為司宗大司禮為禮部大司樂為樂部五年左右武伯各置大夫一人以建德元年改置宿衛官員二年省六府諸司中大夫以下官府置四司以下大夫為官之長士貳之是歲又增改東宮官員三年初置太子諫議大夫員四人文學十人皇弟皇子友員各二人學士六人四年又改置宿衛官員其司武司衛之類皆後所增改太子正宮尹之屬亦後所創置而典章散滅弗可復知宣帝嗣位事不師古官員班品隨意變革至如初置四輔官及六府諸司復置中大夫并御正內史增置上大夫等則載於外史餘則朝出夕改莫能詳錄于時雖行周禮其內外眾職又兼用秦漢等官今略舉其名號及命數附之於左其紀傳內更有餘官而此不載者亦史之闕文也

柱國大將軍建德四年增置上柱國上將軍也

右正九命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四年改為開府儀同大將軍仍增上開府儀同大將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建德四年改為儀同大將軍仍增上儀同雍州牧

右正九命

驃騎大將軍右光祿大夫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戶三萬以上州刺史 右正八命

征東征西征南征北中軍鎮軍撫軍等將軍左右金紫光祿大夫大都督戶二萬以上州刺史京兆尹 右八命

平東平西平南平北前右左後等將軍左右銀青光祿大夫帥都督柱國大將軍府長史司馬司錄戶一萬以

上州刺史 右正七命

冠軍輔國等將軍太中中散等大夫都督戶五千以上

州刺史戶一萬五千以上郡守 右七命

鎮遠建忠等將軍諫議議等大夫別將開府長史司

馬司錄戶不滿五千以下州刺史一萬以上郡守大呼

藥 右正六命

中堅寧朔等將軍左右中郎將儀同府正八命州長史

司馬司錄戶五千以上郡守小呼藥 右六命

寧遠揚烈等將軍左右負外常侍統軍驃騎車騎將軍

府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柱國大將軍府中郎掾屬戶

一千以上郡守長安萬年縣令 右正五命

伏波輕車等將軍奉車奉騎等都尉四征中鎮撫將軍

府正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錄開府府中郎掾屬戶不滿
一千以下郡守戶七千以上縣令正八命州呼藥右五命
宣威明威等將軍虎賁冗從等給事儀同府中郎掾屬
柱國大將軍府列曹參軍四平前右左後將軍府七命
州長史司馬司錄正八命州別駕戶四千以上縣令八
命州呼藥右正四命

襄威厲威等將軍給事中奉朝請軍主開府列曹參軍
冠軍輔國將軍府正六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正七命州
別駕正八命州中從事七命郡丞戶二千以上縣令正

七命州呼藥右四命

威烈討寇等將軍左右負外侍郎幢主儀同府正八命
州列曹參軍柱國大將軍府參軍鎮遠建忠中堅寧朔
將軍府長史司馬司錄正六命州別駕正七命州中從
事正六命郡丞戶五百以上縣令七命州呼藥右正三命
蕩寇蕩難等將軍武騎常侍侍郎開府參軍驃騎車騎
將軍府八命州列曹參軍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
長史正六命州中從事六命郡丞戶不滿五百以下縣
令戎主正六命州呼藥右三命

殄寇殄難等將軍彊弩積弩等司馬四征中鎮撫將軍
府正七命州列曹參軍正五命郡丞 右正二命

掃寇掃難等將軍武騎武威等司馬四平前右左後將
軍府七命州列曹參軍五命郡丞戍副 右二命

曠野橫野等將軍殿中負外二司馬冠軍輔國將軍府
正六命州列曹參軍 右正一命

虎威虎牙等將軍淮海山林二都尉鎮遠建忠中堅寧
朔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列曹參軍 右一命

周制封郡縣五等爵者皆加開國授柱國大將軍開府

儀同者並加使持節六都督其開府又加驃騎大將軍
侍中其儀同又加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其授總管刺
史則加使持節諸軍事以此爲常大象元年詔總管刺
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辯所制定之後又有改
革今粗附之云辯弟光字景仁性溫謹博覽羣書精於
三禮善陰陽解鐘律又好玄言魏孝昌初釋褐司空府
參軍事及孝武西遷光於山東立義遙授晉州刺史大
統六年攜家西入除丞相府記室參軍賜爵范陽縣伯
俄拜行臺郎中專掌書記改封安息縣伯歷位京北郡

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匠師中大夫進爵燕郡公虞州
刺史行陝州總管府長史卒官武帝少嘗受業於光故
賻贈有加恒典贈少傅謚曰簡光性崇佛道至誠信敬
嘗從文帝狩於檀臺山時獵圍既合帝遙指山上謂羣
公曰公等有所見否咸曰無所見光獨曰見一桑門帝
曰是也即解圍而還令光於桑門立處造浮圖掘基一
丈得瓦鉢錫杖各一帝稱歎因立寺焉及為京兆而郡
舍先是數有妖恠前後郡將無敢居者光曰吉凶由人
妖不妄作遂入居之未幾光所乘馬忽升聽事登牀

首而立食器無故自破光並不以介懷其精誠守正如
此注道德經章句行於世子賁嗣賁列在隋史

韋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也少以字行世為三輔著
姓祖直善魏馮翊扶風二郡守父旭武威郡守建義初
為大行臺右丞加輔國將軍雍州大中正永安二年拜
右將軍南幽州刺史時氏賊數為抄竊旭隨機招撫並
即歸附尋卒官贈司空冀州刺史謚曰文惠孝寬沈敏
和正涉獵經史年十五便有壯志善籌筭識者稱之屬
蕭寶夤作亂關右乃詣闕請為軍前驅朝廷嘉之即拜

通志後傳卷七十
九
統軍隨馮翊公長孫承業西征每戰有功拜國子博士
行華山郡事屬侍中楊侃爲大都督出鎮潼關引孝寬
爲司馬侃奇其才以女妻之永安中授宣威將軍給事
中尋賜爵北山縣男普泰中以都督從荊州刺史源子
恭鎮穰城以功除淅陽郡守時獨孤信爲新野郡守同
隸荊州與孝寬情好款密政術俱美荊州部吏民號爲
連璧孝武初以都督鎮彭城文帝自原州赴雍州命孝
寬隨軍及克潼關即授弘農郡守從擒竇泰兼左丞節
度且陽兵馬事仍與獨孤信入洛爲陽城郡守復與守

文貴怡峯應接潁州義從破東魏將任祥堯雄於潁川
孝寬又進平樂口下豫州獲刺史馮邕又從戰於河橋
時大軍不利邊境騷然乃令孝寬以本將軍行宜陽郡
事尋遷南兖州刺史是歲東魏將軍段琛據宜陽號驍
猛遣其揚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民孝寬深患之乃遣
謀人訪獲道恒手迹令善學書者僞作道恒與孝寬書
論歸款之意又爲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令謀人遺之
於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欲經略皆不見用孝寬
知其離阻因出奇兵掩襲禽道恒及琛等峭澗遂清大

統五年進爵爲侯八年轉晉州刺史尋移鎮玉壁兼攝
南汾州事先是山胡負險屢爲劫盜孝寬示以威信州
境肅然進授大都督十二年齊神武傾山東之衆志圖
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
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两高
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齊神
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於城
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復出
長漸要其地道仍簡戰士屯漸城外每穿至漸戰士即
擒殺之又於漸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下
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
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楮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
爲幔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
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
復作長鐵鉤利其鋒刃火竿旣來以鉤遙割之松麻俱
落外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爲四路於其中
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壞孝
寬又隨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其攻擊

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
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
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
援適憂爾衆有不反之危韋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
將軍也俄而孝徵復來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
或復可爾自外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邪乃射募格
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
賞帛萬疋孝寬手題書背及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
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又鎖至城下臨以白

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略無顧忌士
卒莫不感動人有死難之心齊神武苦戰六旬傷及病
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燒營而遁因此
忿恚發病而殂魏文帝嘉孝寬功令殿中尚書長孫紹
遠左丞王悅至玉壁勞問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進爵建忠郡公廢帝二年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
里置一土堆經雨頽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乃勒部
內當土堆處植槐樹代之旣免修復行旅又得庇廕文
帝後見恠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

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
焉魏恭帝元年以大將軍與燕公于謹伐江陵平之以
功封穰縣公還拜尚書右僕射賜姓宇文氏三年文帝
北巡命孝寬還鎮玉壁孝寬聞帝踐阼拜小司徒明帝初
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保定初以孝寬立勳玉壁遂
於玉壁置勳州仍授勳州刺史齊人遣使至玉壁求通
互市晉公護以其相持日久絕無使命一旦忽來求交易
疑別有故又以皇姑皇世母先沒在彼因其請和之際
或可致之遂令司門下大夫尹公正至玉壁與孝寬詳

議孝寬乃於郊盛設供帳令公正接對使人兼論皇家
親屬在東之意於是使者忻然辭色甚悅時又有汾州
胡抄得關東人孝寬復放東還并致書一牘具陳國家
欲救隣好遂以禮送皇姑及護母等孝寬善於撫御能
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為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
金貨遙通書疏故齊人動靜朝廷皆得先知時有主帥
許益孝寬委以心膂令守一城益乃以城東入孝寬怒
遣謀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汾州之北
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民阻斷河路孝寬深患之

而地入於齊無方誅翦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爲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即畢旣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割手二日僞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乃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孝寬言四年進位柱國時晉公護將東討孝寬遣長史辛道

啓陳不可護不從旣而大軍果不利後孔城遂陷宜陽被圍孝寬乃謂其將帥曰宜陽一城之地未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寧之謀猷若棄崤東來圖汾北我之疆界必見侵擾今宜於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圖之實難於是畫地形具陳其狀晉公護令長史叱羅協謂使人曰韋公子孫雖多數不滿百汾北築城遣誰固守事遂不行天和五年進爵鄭國公增邑通前萬戶是歲齊人解宜陽之圍經略汾北築城守之其丞相斛律明月率數十騎至汾東請與

孝寬相見明月云宜陽小城久勞戰爭今既入彼欲於
汾北取償幸勿恠也孝寬答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
之所棄我棄彼圖取償安在且君輔翼幼主位重望隆
理宜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結怨連禍且滄瀛
大水千里無煙復欲使汾晉之間橫尸暴骨苟貪尋常
之地塗炭疲弊之民竊為君不取也時孝寬參軍曲巖
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
巖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又言
南山不摧自崩榭木不扶自豎令謀人多齋此文遺之

於鄴祖孝徵既聞更潤色之明月竟以此誅建德之後
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乃上疏陳平齊三策其第一曰臣
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
軍頗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為
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以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
救喪敗而反內離外叛計盡力窮傳不云乎雖有豐焉
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為
掎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鷗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
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凡此諸軍仍令各募

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爲前驅岳動山移雷
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
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第二策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
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鷗以北萬春以南廣事
屯田預爲積貯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旣東南有敵戎
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
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
衆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
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

忌害忠良闔境熬然不勝其弊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
後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第三策曰竊以大周土宇跨
據關河蓄席卷之威持建瓴之勢太祖受天明命與物
更新是以二紀之中大功克舉南清江漢西龕巴蜀塞
表無虞河右底定唯彼趙魏獨爲榛梗者正以有事三
方未遑東略遂使漳滏游魂更存餘晷昔勾踐平吳尚
期十載武王取亂猶煩再舉今若更存遵養且復相時
臣謂宜還崇隣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
養威觀釁而動斯則長策遠馭坐自兼弁也書奏武帝

遣小司寇淮南公元衛開府伊婁謙等重幣聘齊爾後
遂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卒如孝寬之策孝寬每以年迫
懸車屢請致仕帝以海內未平優詔弗許至是復稱疾
乞骸骨帝曰往已面申本懷何煩重請也五年帝東伐
過幸玉壁觀禦敵之所深歎美之移時乃去孝寬自以
習練齊人虛實請爲先驅帝以玉壁要衝非孝寬無以
鎮之乃不許及趙王招率兵出稽胡與大軍犄角乃勅
孝寬爲行軍總管圍守華谷以應接之孝寬尅其四城
武帝平晉州復令孝寬還舊鎮及帝凱旋復幸玉壁

容謂孝寬曰世稱老人多智善爲軍謀然朕唯共少年
一舉平賊公以爲如何孝寬對曰臣今衰耄唯有誠心
而已然昔在少壯亦曾輸力先朝已定關右帝大笑曰
實如公言乃詔孝寬隨駕還京拜大司空出爲延州總
管進位上柱國大象元年除徐兗等十一州十五鎮諸
軍事徐州總管又爲行軍元帥徇地淮南乃分遣杞公
宇文亮攻黃城邨公梁士彥攻廣陵孝寬率衆攻壽陽
並拔之初孝寬到淮南所在皆密送款然彼五門尤爲
險要陳人若開塘放水即津濟路絕孝寬遽令分兵據

守之陳刺史吳文立果遣決堰已無及於是陳人退走
江北悉平軍還至豫州宇文亮舉兵文立以數百騎襲
孝寬營時亮國官茹寬密白其狀孝寬有備亮不得入
乃遁走孝寬追獲之詔以平淮南之功別封一子滑國
公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時尉遲迴先為相州總管詔
孝寬代之又以小司徒叱列長文為相州刺史先令赴
鄴孝寬續進至朝歌迴遣其都督賀蘭貴齎書候孝寬
孝寬留貴與語以察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
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既到湯陰值長文奔還孝寬

兄子魏郡守藝又棄郡南走孝寬審知其狀乃馳歸
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備又勒驛將曰蜀公
將至可多備餼酒及芻粟以待之迴果遣儀同梁子康
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之處皆輒停留
由是不及時或勸孝寬以為洛京虛弱素無守備河陽
鎮防悉是關東鮮卑迴若先往據之則為禍不小乃入
保河陽河陽城內舊有鮮卑八百人家並在鄴見孝寬
輕來謀欲應迴孝寬知之遂密造東京官司詐稱遣行
分人詣洛受賜既至洛陽並留不遣因此離解其謀不

成六月詔發關中兵以孝寬爲元帥東伐七月軍次河陽迴所署儀同薛公禮圍逼懷州孝寬遣兵擊破之進次懷縣永橋城之東南其城旣在要衝雉堞牢固迴已遣兵據之諸將士以此城當路請先攻取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亦何能爲也於是引軍次于武陟大破迴子惇惇輕騎奔鄴軍進次於鄴西門豹祠之南迴自出戰又破之迴窮迫自殺兵上在小城中盡阮之游豫園諸有未服者皆隨機討之關東悉平十月凱還京師十一月薨時年七十二贈

傳十一州諸軍事雍州牧謚曰襄孝寬在邊多載屢抗疆敵所有經略布置之功人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雖在軍中篤意文史政事之餘每自披閱末年患眼猶令學士讀而聽之又早喪父母事兄嫂甚謹所得俸祿不入私房親族有孤遺者必加賑贍朝野以此稱焉長子諶年已十歲魏文帝欲以女妻之孝寬辭以凡子世康年長帝嘉之遂以妻世康孝寬有六子總壽霽津知名總字善會聰敏好學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納言京兆尹武帝常戲總曰卿師尹帝鄉故當不

以富貴威福鄉里邪總乃正色對曰陛下擢臣非分竊
謂已鑒愚誠今奉嚴旨便似未照丹赤豈可久忝此職
用疑聖慮請解印綬以避賢能帝大笑曰前言戲之耳
從武帝東征總每率麾下先驅陷陣遂於并州戰沒時
年二十九贈上大將軍追封河南郡公謚曰貞六年重
贈柱國五州刺史子國成嗣後襲孝寬爵鄭國公隋文
帝追錄孝寬舊勲開皇初詔國成食封三千戶收其租
稅壽字世齡以貴公子早有令譽位京兆尹武帝親征
齊委以後事以父軍功賜爵永安縣侯隋文帝為丞相

以其父平尉遲迥拜壽儀同三司進封滑國公文帝受
禪歷毛恒二州刺史頗有能名以疾徵還卒于家謚曰
定仁壽中文帝為晉王廣納其女為妃其子保寧嗣壽
弟霽位太常少卿安邑縣伯霽弟津位內史侍郎戶部
侍郎判尚書事孝寬兄曼字敬遠志尚夷簡澹於榮利
弱冠召拜雍州治中從事非其好也遂謝病去職前後
十見徵辟皆不應命屬文帝經綸王業側席求賢聞曼
養高不仕虚心敬悅遣使辟之備加禮命雖情諭甚至
而竟不能屈文帝彌重之亦不之奪也所居之宅枕帶

林泉夔對玩琴書蕭然自逸時人號爲居士焉至有慕
其閑素者或載酒從之夔亦爲之盡歡接對忘倦明帝
卽位禮敬逾厚乃爲詩以貽之曰六爻貞遯世三辰光
少微潁陽讓逾遠滄州云不歸香動秋蘭佩風飄蓮葉
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丈飛
聊登平樂觀遙望首陽薇詎能同四隱來參千萬機夔
答帝詩願時朝謁帝大悅勅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
之曰逍遙公時晉公護執政廣營第宅嘗召夔至宅訪
以政事夔仰觀其堂徐而歎曰酣酒嗜音峻宇雕牆可

一于此未或不亡護不悅有識者以爲知言陳遣其事
書周弘正來聘素聞夔名請與相見朝廷許之弘正乃
造夔談譁盡日恨相遇之晚後請夔至賓館夔不時赴
弘正乃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眞車詎肯來其爲當時所
欽挹如此武帝嘗與夔夜宴大賜之縑帛令侍臣數人
負以送出夔惟取一疋示承恩旨而已帝以此益重之
孝寬爲延州總管時夔至州與孝寬相見及還孝寬送
以所乘馬及轡勒與夔夔以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孝
寬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履者惡與之同出不與之同歸

吾之操行雖不逮前烈然捨舊錄新亦非吾志也於是
乃乘舊馬以歸武帝又以佛道儒三教不同詔夏辯其
優劣夏以三教雖殊同歸於善其迹似有深淺其理致
如無等級乃著三教序奏之帝覽而稱善時宣帝在東
宮亦遺夏書并令以帝所乘馬迎之問立身之道夏對
曰傳不云乎儉爲德之恭侈爲惡之大欲不可縱志不
可滿並聖人之訓也願殿下察之夏子瓘行隨州刺史
因疾歿故孝寬子總復於并州戰歿一日之中凶問俱
至家人相對悲慟而夏神色自若謂之曰死生命也去

來常事亦何足悲以琴撫之如舊夏又雅好名義虛
善誘雖耕夫豎子有一介可稱者皆接引之特與族人
虺玄及安定梁曠爲放逸之交少愛文史留情著述手
自抄錄數十萬言晚年虛靜唯以體道會真爲務舊所
制述咸削其藁故文筆多不載建德中夏以年老預戒
其子等曰昔士安以篋條束體王孫以布囊繞尸二賢
高達非庸才能繼吾死之日可斂以舊衣勿更新造使
棺足周尸牛車載柩墳高四尺壙深一丈其餘煩雜悉
無用也朝晡莫食於事彌煩吾不能頓絕汝輩之情可

朔望一奠而已但薦蔬食勿設牲牢親友欲以物弔祭者並不得爲受吾恐臨終恍惚故以此言預戒汝輩瞑目之日勿違吾言也宣政元年二月卒於家時年七十七諸子皆爲方伯柱國武帝遣使弔祭賻贈有加其喪制葬禮諸子並遵其遺戒子世康洸瓘藝冲並列在隋史

韋瑱字世珍京北杜陵人也世爲三輔著姓曾祖惠度姚泓尚書郎隨劉義真過江仕宋爲順陽太守行南雍州事後於襄陽歸魏拜中書侍郎贈洛州刺史祖千雄

略陽郡守父英代郡守贈兗州刺史瑱幼聰敏有夙成之量起家太尉府法曹參軍累遷諫議大夫文帝爲丞相封長安縣男轉行臺左丞遷南郢州刺史復令爲行臺左丞瑱明察有幹局再居左轄時論榮之從復弘農戰沙苑加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從戰河橋進爵爲子大統八年齊神武侵汾絳瑱從文帝禦之軍還以本官鎮蒲津關帶中渾城主歷鴻臚卿以望族兼領鄉兵加帥都督進散騎常侍魏恭帝三年賜姓宇文氏三年除瓜州刺史州通西域蕃夷往來前後刺史多受賂遺胡

寇犯邊又莫能禦瑱雅性清儉兼有武略蕃夷贈遺一
無所受胡人畏服不敢為寇公私安靜夷夏懷之孝閔
帝踐阼進爵平齊縣伯秩滿還京吏民戀慕老幼追送
留連十數日方得出境明帝嘉之授侍中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卒贈岐宜二州刺史謚曰惠又追封為
公詔其子峻襲峻位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峻子德
政隋大業中給事郎峻弟師隋史有傳

柳蚪字仲盤河東解人也五世祖恭仕後趙為河東郡
守後以秦趙喪亂率民南徙居汝潁間遂仕江表祖緝

宋州別駕宋安郡守父僧習善隸書敏於當世與豫州
刺史裴叔業據州歸魏歷北地潁川二郡守揚州大中
正蚪年十三便專精好學時貴游子弟就學者並車服
華盛唯蚪不脩容飾徧受五經略通大義兼涉子史雅
好屬文舉秀才充州刺史馮雋引蚪為府主簿既而樊
子鵠為吏部尚書其兄義為揚州刺史乃以蚪為揚州
從事加鎮遠將軍非其好也棄官還洛陽屬天下喪亂
乃退耕於陽城有終焉之志大統三年馮翊王元季海
領軍獨孤信鎮洛陽于時舊京荒廢人物罕存唯有蚪

在陽城裴諏在潁川信等乃俱徵之以蚪爲行臺郎中
諏爲北府屬並掌文翰時人爲之語曰北府裴諏南府
柳蚪時軍旅務殷蚪勵精從事或通夜不寢季海常云
柳郎中判事我不復重看四年入朝文帝欲官之蚪辭
母老乞侍醫藥文帝許焉又爲獨孤信開府從事中郎
信出鎮隴右因爲秦州刺史以蚪爲二府司馬雖處元
僚不綜府事唯在信左右談論而已因使見文帝被留
爲丞相府記室進謝歸朝功封美陽縣男蚪以史官密
書善惡未足懲勸乃上疏言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

事而已蓋所爲鑒誡也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
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故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
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執筆於朝其來久矣而漢魏已
還密爲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豈所謂將順其美匡
救其惡者且著述之人密書縱能直筆人莫知之何止
橫生物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
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
紜莫知準的伏惟陛下則天稽古勞心庶政開誅謗之
路納忠謹之言請自今諸史官記事者皆當朝顯言其

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使聞善者
日脩有過者知懼事遂施行十四年除祕書丞領著作
舊丞不參史事自蚪爲丞始令監掌焉遷中書侍郎修
起居注仍領丞事時人論文體有古今之異蚪以爲時
有古今非文有古今乃爲文質論文多不載廢帝初遷
祕書監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蚪脫略人間不事小
節弊衣蔬食未嘗改操人或譏之蚪曰衣不過適體食
不過充饑孜孜營求徒勞思慮耳恭帝元年卒年五十
四贈兗州刺史謚曰孝有文章數十篇行於世蚪弟檜

爲魏興華陽郡守死於王事列在忠義傳檜弟鷲好學
善屬文卒於魏臨淮王記室參軍事子帶韋字孝孫深
沈有度量少好學身長八尺三寸美風儀善占對文帝
辟爲參軍事侯景作亂江南文帝令帶韋使江郢二州
與梁邵陵南平二王通好行至安州遇段寶等反帶韋
乃矯爲文帝書以安之並即降附及見邵陵具申文帝
意邵陵遣使隨帶韋報命以奉使稱旨授輔國將軍中
散大夫後達奚武經略漢川以帶韋爲行臺左丞從軍
南討時梁宜豐侯蕭脩守南鄭武攻之未拔乃令帶韋

入城說脩降之魏廢帝元年出爲解縣令加授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轉汾陰令發擿姦伏百姓畏而懷之武成元年授武藏下大夫天和二年封康成縣男累遷兵部中大夫雖頻改職仍領武藏五年轉武藏中大夫俄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凡居劇職十有餘年處斷無滯官曹清肅時譙王儉爲益州總管漢王贊爲益州刺史武帝以帶韋爲益州總管府長史領益州別駕輔弼二王總知軍事及大軍東討徵爲前軍總管齊王憲府長史齊平以功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爲公

陳王純鎮并州以帶韋爲并州司會并州總管府長史卒官謚曰愷子祚嗣少有名譽位宣納上士入隋位司勳侍郎鷲弟慶字更興幼聰敏有器量博涉羣書不爲章句好飲酒閑於占對年十三因暴書父僧習試令慶於雜賦集中取賦一篇千餘言誦之慶立讀三遍便誦之無漏時僧習爲潁川郡守地接都畿人多豪右將選鄉官皆依貴勢競來請託選用既定僧習謂諸子曰權貴請託吾並不用其使欲還皆須有答汝等各以意爲吾作書慶乃具書草僧習讀歎曰此兒有意氣丈夫理

當如是即依慶所草以報起家奉朝請慶出後第四叔
及遭父憂議者不許爲服重慶泣曰禮緣人情若於出
後之家更有首斬之服可奪此以從彼今四叔薨背已
父情事不追豈容奪禮乖違天性時論不能抑遂以苦
齒終喪旣葬乃與諸兄負土成墳孝武將西遷慶以散
騎侍郎馳傳入關慶至高平見文帝共論時事文帝即
請奉迎輿駕仍令慶先還復命時賀拔勝在荊州帝屏
左右謂慶曰朕欲往荊州何如慶曰關中金城千里天
下之疆國也荊州地無要害寧足以固鴻基帝納之及

